



CHINA NEWS DIGEST — CHINESE MAGAZINE (CND—CM)

• — • — • 中国新闻电脑网络 (CND) 主办 • — • — •

—— 增刊 第三六四 ——  
(二〇〇四年一月五日报出)

本期目录 (zk0401a)

【史海钩沉】姚文元写毛泽东内幕	罗 冰
【历史疑云】毛泽东有没有留下遗嘱?	许 红
【研究动态】回首十年说批毛	金 钟
【人物追踪】纪登奎与我的一次谈话	王灵书
【读史札记】《听父亲纪登奎谈往事》谈出了几分历史真相?	丁凯文
【千秋功罪】周恩来一生粉碎了两个神话	毕 恭

小启: 本期通讯所刊载的材料已经全部增补到网上《文革博物馆》“最新展出厅”及各有关“展厅”, 欢迎前往参观。

《文革博物馆》网址: <http://www.cnd.org/CR>

欲订阅本刊《文革博物馆通讯》请致函 [cnd-info@cnd.org](mailto:cnd-info@cnd.org) 获取订阅资讯。

来稿请以纯文本形式投寄 [hwxz@cnd.org](mailto:hwxz@cnd.org)。请在 subject 中标明 CR 字样。

## 【史海钩沉】

### 姚文元写毛泽东内幕

• 罗 冰 •

#### ◇ 姚文元出狱后的两个愿望

姚文元是中共六、七十年代红得发紫的笔杆子, “无产阶级理论家”。在文革浩劫高潮时期, 毛泽东更封姚文元为“南姚(文元)北戚(本禹)”。文革期间, 他一直主管中共的“宣传口”。

一九九六年, 姚文元获释后, 先后在上海市的川沙、青浦隐居, 研究中国历史、中共党史, 还画画写生。一九九八年六月, 姚文元提出, 在有生之年有两个愿望: 能出回忆录, 能重新入党。二〇〇一年九月, 中央有关部门曾准许姚文元出版回忆录, 但要送中宣部审核, 不准由海外出版。

姚文元撰写回忆录, 经过四稿, 已搁笔, 共四十二万字, 从一九五六年写到一九七六年他被捕的一刻为止。

#### ◇ 五百万买断姚文元回忆录版权

姚文元撰写回忆录的消息传出去后，国内有二十多家出版社盯著，香港也有几家左派出版社开出高价。最后，内地有三家半官方出版社要以五百万元买断版权。

他的回忆录完稿后，交有关方面审核，但一直拖着无下文。据知，江泽民对此有过指示：不宜出版。生活有困难，可提高补助。从此，姚文元每月有四千元人民币的养老费，还配备了一名警卫兼职工“照顾”他。

#### ◇ 当局对姚文元回忆录的“五不准”

到了二〇〇二年初，有关部门就姚文元回忆录的出版提出了“五不准”：不准公开没有解密的党、政、国家机密；不准公开党和国家已故领导人的私人问题；不准公开会引起社会争议，被国际反华势力利用，危害国家声誉的资料；不准公开无法核实真伪的敏感政治问题；不准公开发行。

#### ◇ 姚文元新撰《回顾与反思》爆历史真相

姚文元在回忆录被禁后，去年冬天又向有关部门提出要求，就本人亲身经历，所参与、所见的历史事实，能以回顾、叙事的形式写下来。他的这一要求获准，还为他配备了一名资料助理员。

姚文元用了近八个月的时间，写了五万多字的《回顾与反思》，并澄清了若干重要历史事件的真伪。其中爆出了若干历史真相，实际上这是他回忆录的简本。

以下是该《回顾与反思》的部分内容。

#### ◇ 毛泽东对林彪外逃事件的反应

毛泽东在获知林彪乘飞机外逃苏联时，还不全信，他叫总理（周恩来）再了解进一步情况。等到林彪乘飞机外逃已四个多小时，警卫部队找不到林彪后，总理作第三次报告时，毛泽东还半信半疑，对在场的政治局委员说：“他（林彪）会害怕我不能容留他，要走人。”毛仰望着天花板长叹一口气，说：“高，高超！我被他骗了，骗了二十二年。你们都被骗了！不要做事后诸葛亮！”毛泽东还指着周恩来、江青责骂道：“一个总理，一个我老婆，都把副主席抬得天一样高，我也受你们的骗了。”

姚文元写道：林彪事件后，毛泽东一度精神恍惚，摔东西，骂人，驱赶身边的工作人员。有时，唯有周恩来安排李敏、李讷由张玉凤陪著，去安慰父亲（毛泽东），才能使毛泽东的情绪平静些。

#### ◇ 毛泽东对周恩来追悼会的意见

姚文元写道：一九七六年一月，周恩来逝世，要开追悼会。毛泽东批示，由政治局拟一个意见。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朱德等表态，请毛泽东出席；华国锋、陈锡联、吴德、纪登奎、王洪文、我（姚文元）表态：请主席酌情；江青、张春桥、江东兴表态：反对主席出席。

毛泽东在政治局讨论的意见上，圈了华国锋、陈锡联等人表态的意见，批上“好”字。在决定谁主持追悼会时，又争持不下，请示毛泽东，毛泽东说：“争什么？还是由总理的亲密战友加同志主持好。”亲密战友加同志，指的是邓小平。

#### ◇ 毛泽东对“四五”天安门事件的反应

七六年清明的天安门事件，毛泽东看了简报，派了秘书到天安门了解情况后，说：“悼念总理，歌颂永不翻案的人，剩下的我就是现代秦始皇了”；“不要瞒我，矛头是对着我的，在清算我二十七年的债！谁说没有政治后台？这个政治后台，你们都怕他嘛！他有社会基础，有军方保护。”

姚文元证实，对七六年清明天安门事件的定性、镇压，都是由毛泽东决定的。

#### ◇ 关于对邓小平的处理决定

中央政治局在讨论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时，叶剑英不表态，朱德离开了会场。在讨论开除邓小平党籍时，叶剑英起身说：开除？把我也一起开除吧！说罢就离开了会场。李先念不表态。华国锋、陈锡联、吴德、纪登奎提出：要请示毛主席。

毛泽东在政治局讨论纪要上，圈了叶剑英，批上：是在指责我。圈了李先念，批上：还是给我面子。圈了华、陈、吴、纪，批上：意见相同，我还活着，留在党内。

#### ◇ 关于总理人选

姚文元写道：中央政治局在讨论总理人选时，提出了三个人：华国锋、李先念、张春桥，还提出增补江青为中共中央副主席，是汪东兴提名，报送主席的。毛泽东圈了华国锋为总理，并加上“第一副主席”，圈掉李、张、江青，同时打“□”。毛泽东还召见汪东兴、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和我，说：“谁提江青为党的副主席？我看不是真诚，是汪还是张提的？谁提是谁在害她，逼我早死，你们要拥江，也得等我死后。”

#### ◇ 关于对黄、吴、邱、李的处理

姚文元还爆出史实内幕：林彪“九·一三”事件后，中央政治局曾讨论如何处理黄永胜、吴法宪、邱会作、李作鹏四人及其他随从的问题，都无主意，请示主席。毛泽东说：走资派、叛徒、内奸、工贼、现行反革命，都能处理、解决，对军事政变集团、投向北面敌人的一伙，还处理、解决不了？军事法庭被砸了，为什么不送军事法庭审判？毛又指示：判黄、吴、邱、李死刑，也太过份。毛泽东还问了多名老师，老师对林彪无好感，但也不赞同判他们死刑。后来，四十多名将军的意见也基本一致，认为这四个人“罪不致死”，要求“养起来”，甚至也有的将军提出：指控他们政变、谋害，都缺乏证据，要求调查、核实。

#### ◇ 毛给华国锋写“你办事我放心”子虚乌有

姚文元还爆出：“九·一三”林彪事件，在中央公布的资料中，掺了很多假，有的是根据当时政治形势需要而编汇的。因为当时有过决议：一切要从维护毛主席形象、绝对权威，维护毛泽东思想、维护文化大革命、维护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几大原则出发。

姚文元爆出：关于毛泽东给华国锋写的“你办事，我放心”，事实上并不存在，是虚构出来

的。

#### ◇ 毛为身后事忧虑

姚文元爆出：毛自从林彪事件后至临终，常忧虑他死后老帅们会造反，出现中国军中的赫鲁晓夫，怎么办？

姚文元又写道：毛泽东曾多次提及身后班子的名单：党主席，江青；总理，华国锋；人大委员长，王洪文或毛远新；军委主席，陈锡联。毛还将这一名单，询问了政治局委员们的意见。

□ 原载2003年12月《动向》杂志

~~~~~

#### 【历史疑云】

毛泽东有没有留下遗嘱？

• 许 红 •

#### 一、毛泽东有否留下遗嘱

谁都知道“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这句名言，只是它出自汪精卫执笔的孙中山遗嘱。毛政权与孙政权不同，毛实行的是沿袭两千年的秦始皇式的中央集权制，而且毛自以为统治最为有效。

毛泽东对所谓接班人的忧虑贯穿于他最后十年的执政过程中。早在林彪事件爆发时，已清楚反映出毛泽东这种永远有想说想做，但自己不说不做得多疑多虑的君主心态。一九七一年十月，也即是毛去世的前五年，由毛授意向全党全国公布了一份不是“遗嘱”的遗嘱。说它不是遗嘱，毕竟毛尚在人世，未以遗嘱冠名；说它是遗嘱，是它“藏之深山”的方式，是因毛泽东这份名义上致其夫人的密信中的担心万一“我死后”。史为明鉴，毛泽东时时担心自己猝死或被谋杀，起自于全国上下雀跃欢呼其“万寿无疆”、“绝对权威”的始初。毛泽东将密信分别保存在几个文献资料馆，存无定期，必要时别人取得或由自己取出，更加显示他洞察一切的无比英明，无论毛是否健在，都对毛的千秋江山持续产生“圣旨”作用。它兼密诏与遗嘱于一体，可见毛泽东的遗嘱不可能是说几句世俗临终托咐的话，而实在是集权统治必不可少的组成部份。

简言之，毛泽东天衣无缝的治国韬略，落到孙中山由人代笔留言、润色甚至有机会被“篡改”的地步，在毛看来那当然是仓措的，是要失算的，对社稷黎民是极不负责的。

林彪事件后，毛指示全国“要不断地总结经验”，毛又向全国谈及他总结自己，他说，“我一生做了两件事，一是打败国民党，推翻蒋介石政权；二是发动了文化大革命”，而且他还说，对前一件事反对的人少，对后一件事反对的人多。一位政治老人的孤独及伤感溢于言表。从他日趋虚弱的身体状况估计，此时他密不可宣的遗嘱框架已就，所不同的是根据存活的时段，随时将接班人选作必要调整即可。毛的晚年没有亲撰长篇文章，所有指示都为语录形式发布，除了那篇呕心沥血、一字一句认真准备的不是遗嘱的遗嘱《给江青同志的一封信》之外。对一个深知“言之无文行之不远”并以文治天下的毛泽东来说，遗嘱应是他留芳百世的最后篇章。作为政治舞台作秀一生的压轴戏，遗嘱继续左右世人作出毛所期望的“盖棺论定”，让毛家王朝与天地共存。

人们都记得，“文革期间”中国所有报纸曾在头版头条位置全文发表过胡志明的遗嘱，其中“见马克思”之说法成为后来中国高官自谓“死亡”的代名词。胡志明事先为全越共与民众准备好自己的遗嘱，越政权按惯例及时向全国公布，符合共产集权统治的常规。遗嘱关系到领袖在民众心目中的“永久”形像是否依然、权威是否延续、政权是否巩固以及接班人是否明确等一系列重大问题，而更为突出的是毛泽东逝世前正处非常时期：毛的形像因贬周抑邓而不能与以往尤其是与“文革”初期相比；其权威无论由当时主政的哪一个来传递则人人怀疑；整个政权系统、国民经济和社会各阶层的动荡不安正处于一九四九年毛执政以来的最危机状态；而毛已许久未发表“高瞻远瞩”的指示，已数月未在电视中露面，一直未明确他的接班人。此时的毛泽东，也只有借遗嘱诉诸生前未以权威形像作赌注去压垮对立面从而一度被耽搁的心愿，为达到自己未实现的政治目标再作最后一次的强施于人，趁作古之际挽回自己的脸面。无怪乎当一九七六年九月九日下午，中国最优秀的播音员向全国沉痛公告毛之死讯时，人们第一个反应是“怎么没有公布主席的病危通知？列宁、斯大林有，连胡志明也有，我们毛主席怎么没有，死得太突然了”！第二个反应是准备聆听主席遗嘱的发表。但除讣告之外，等待的结果只是日后由中共中央宣布建造“毛主席纪念堂”和出版《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官方舆论借此大肆声张中共最高层贯彻已故领袖意志，将专制政权巩固下去并将“文革”进行到底的决心，至少这在客观上转移了人们对主席遗嘱的期待，同时将华国锋出任共产党首脑的程序作为按部就班那样，自然而然让民众接受，突然仿佛有先帝遗嘱无关紧要，反正有华主席在，他还年轻有为着呐！于是原本毛耶稣的湖南韶山冲迁到了山西交城的山、还有交城的水，因为诞生新领袖的唯一法宝“个人崇拜”已率先鸣锣开道，它出台于华等人控制的唯一舆论工具《解放军报》。

## 二、探寻毛泽东遗嘱的意义

毛泽东逝世不到一个月，中国发生了震惊世界的宫廷政变。这场直接凭借武力支持政变所废黜对象是毛泽东的夫人、亲信、代言人，按中国传统是典型的“清君侧”。事发后中共中央发文件向全国解释道：“长期以来中央对王、张、江、姚等人进行了耐心的帮助和教育。”对这种说法，即便是痛恨“四人帮”的人也免不了几分恶心：政治这个东西真是骗人，不要脸！谁是中央？在那个年代里，中国人搞不清自己的名字可以，搞不清“中央”是要枪毙的。以中共历届党代会文件为准，按时间顺序以新华社发布的时事政治报导为依据，在毛泽东执政并发动“文革”的最后十年，始终保持并实施着“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权威效能的，只有毛泽东加“四人帮”其中三个人。在这十年里，其他高层里所谓“中央政治局委员”除了个别几个没有文化看不懂马列书的大老粗，不是叛徒就是野心家、阴谋家；不是走资派，就是“从来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不是“死不悔改”，就是晚节不保、“逆流”，总之没有一个是光彩的、清白的，按毛的用人标准，特别是按他们这四、五个人的同一立场来衡量，就再无哪一个能在中央政治局保持十年不犯“路线错误”的纪录。短命天子华国锋，他在毛中央的时间也一样不够长，不足数，平素无才无能，好事坏事都干得不够格，从来在中央不抢也不要发言权，即使有点心思也始终放在肚里不吭气，脸上看老实（他的官运本来就是从五九年大灾荒的穷乡饿着肚子高喊“人民公社好”而感动毛的），直到最后被人硬推着干了一阵子傀儡的活，冲着自己一向唯唯诺诺当作老娘的人舞拳头，充当总司令，不管怎么样算是打破了自己干好事的纪录。

如果没有这场政变，后来邓小平的复出乃至二十年的改革开放都无法设想。此类说法不错，但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四人帮”下台？

有人说是“四人帮”不得人心。

若不得人心就倒台的话，他们这伙人早就倒台了；得人心也不一定在台上，胡耀邦那样受全国民众拥护，但他不得不下台。粉碎“四人帮”是一种政治行为，从事此类行为的人甚至可以与“四人帮”在思想上、组织上一致，但在政治目标上选择不同，如粉碎“四人帮”的主要

人物之一汪东兴即是。粉碎“四人帮”还是一种政变行为，因无司法程序的“逮捕”，而且对象是一批经党的大会、人大确认的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那只是政变而已，或者就是毛泽东曾给江青的信中所称，属于“右派打着我的旗号反对我”。

至今有一点能完全肯定，粉碎“四人帮”不是出于毛泽东的本意，不是遵循毛的遗嘱行事。这是“四人帮”倒台一个月内，便得到事实上的证明：从中央各部委办到全国各地，上万名党的高级干部被逮捕、隔离审查或撤职，毛泽东与“四人帮”一伙十年苦心经营的“文革”派系骨干队伍被彻底摧毁。

问题是发动政变的人究竟感到什么威胁，或迫不得已一定要在毛死后不久，这段敏感期内这么干呢？官方党史一直是以毛死后，“四人帮”一九七六年十月四日在权威报纸上发表《永远按照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办》一文作为问题的答案。粉碎“四人帮”后，中共中央以文件的最权威形式向全国解释道：“他们这么做是打出了篡党夺权的信号，他们要动手了！”这就是所谓“及时、果断粉碎‘四人帮’”的原因。

按坚持毛泽东思想的原则，或者按华国锋的坚持“文革”的态度，永远按照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办有什么错？问题的关键是“四人帮”确实在该文章中传递了一个信号，是他们首先暗示全党全国：毛主席还有话要说（有毛的遗嘱的可能）。说“他们要动手了”，无非是“四人帮”要拿这份遗嘱并抢先公开告示全国。这个信号是这样表达的：“毛主席临终嘱咐我们‘按既定方针办’。”当时看了这篇文章，人们都感到话里有话，便有人认为毛主席到底还有遗嘱，有人认为这还不算是遗嘱，或许是先提一句其中的话，还有人索性以此作为“毛泽东遗嘱，为研究中共党史、‘文革’史解秘”。足见“四人帮”为毛造舆论事出有因，使得政变者亦不敢根本否认，只能玩用“皇上对你说还是对我说”之类的宫廷斗法，说毛是讲“照过去方针办”。经中共党史界考证，毛既讲过“按既定方针办”，也讲过“照过去方针办”，华国锋在一九七六年夏季中央计划会议上讲的正是“按既定方针办”，只不过“四人帮”再也抢不到时间和地位来说明这些话了。

在粉碎“四人帮”两星期左右，中共中央第一批文件向全国传达，文件在准备上欠成熟，分为印刷与口头记录两个部份，但人们清清楚楚知道传达的一项主要情节，而在日后的党史研究中却被忽略。文件称：“主席逝世，中央政治局立即举行紧急会议，江青在会上又哭又闹，吵着要汪东兴把手中的公文皮包交给她。华主席明确告诉江青，主席所有的文件都由汪东兴同志负责保管。由于江青‘四人帮’一伙的吵闹，主席遗体的处理、毛主席纪念堂重修和毛选五卷的出版等重大问题得不到及时讨论。”江青到底要的是什么？一定是毛泽东生前未发表的文件，所谓与“四人帮”的生死较量，以及日后的政变都从争夺主席生前留下的文件开始的。

如果不以毛泽东遗嘱的存在为前提，中国当代史上的精彩片断就得不到令人信服的解释：“四人帮”会不会动手？“四人帮”如果动手，按宣判他们的罪状的用语是要“搞反革命政变”。“四人帮”本来就未掌握军权，怎么能直接搞兵变呢？而华等人“革命的政变”在“四人帮”发表那篇文章后，仅隔一天就取得成功。人们没有再思考一番，既然“四人帮”仅靠上海十多万武装民兵根本控制不了北京，管不住全国，华等人何一口咬定他们会动手呢？曾有史学家分析这是一种宣传，是希望军队与民众相信确有其事，从此为华等人自己先动手作解释。实际上并非如此简单。华等人当然为自己动手作过解释，甚至还说“毛主席生前考虑过解决‘四人帮’问题”。华等人用军事强权获得了反对“四人帮”，但不反对毛主席的解释权，只是在理论上站不住脚，华本人是毛路线上的人，是“文革”派。华把自己的动手还解释成他和一批老将军早就准备好了，这恰恰落进了自相矛盾：粉碎“四人帮”后一系列中央文件力图要人们相信是“四人帮”要先动手，中央是迫不得已的；否则谈得上什么“果断、及时”呢？对事隔一天就解雇“四人帮”的华等人来说，要解释的事太多，事情来得太突然。自成功粉碎“四人帮”

到面向全国解释此行动的理由，全国曾处于十多天的沉默期，可称为“北京政府真空期”，“四人帮”原有的那套指导“文革”、“批邓”的方式及其意识形态活动照常运行。这明显反映出华等人成功的基础是军事上有把握，若在政治上要站住脚仍需事后补充理由。无怪乎中央文件一传达下来就漏洞四出，即便点准了“四人帮”的要害问题也经不起推敲。华等人坚持说“四人帮”动手的必要前提：当“四人帮”公布毛的遗嘱；而华等人已经感到“四人帮”既然能说出毛的遗言，也能说出毛遗嘱，所以华等人不得不动手了，并且把任何所谓遗嘱、遗言，哪怕是临终嘱咐，都说成是“四人帮”的伪造。

可悲“四人帮”，明明知道“文事者须以武略济之”，此为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的经验，只因毛在世未能达到军权转移的目的，中国政治局势终为军人左右，毛必有所料，但毛万万没想到军人居然先控制他留下的文件，并把他夫人江青等人逼到口说无凭、死无对证的绝境。

如果不以毛泽东遗嘱的存在为前提，华国锋出面粉碎“四人帮”以及他上台前后的表现，也得不到合理的解释。至今没有材料能证明毛泽东肯定让华当主席，而且这个“华主席”是推倒“四人帮”才登基的，当时全国上下称之为“英明领袖”，如果有毛的指令，任何人包括“四人帮”想拦也拦不住，中国政治就是这样的，一切由毛说了算。即使华这个“第一副主席”也未能在毛死后立即转正，很能说明“四人帮”是持有类似上方宝剑的绝招拼搏在前。中国的命运当时掌握在两个军人手里，即叶剑英和李先念，这两个人日后是把国家主席、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轮番着做。叶李以华出面粉碎“四人帮”作为拥护华当主席的条件，当一九七六年十月六日晚，华对所有参加政治局会议的委员们宣布“四人帮”已被隔离审查，然后叶剑英提议华当主席。如果华真是毛指定的接班人，要叶提议干什么？华明知“四人帮”及其“文革派”全面瓦解对他不会有好结果，因他无心也无能改革或改良毛的路线方针，但他在当皇上当不成皇上这层利害关系上考虑再三，最终下了决心：一、选择前者，当皇上，坚持两个“凡是”。两个“凡是”与所谓“既定方针”，过去方针本意都一模一样，只是豆腐一块，一块豆腐，这么说那么说都一回事，只要把毛主张且定下来的都坚持即可。两个“凡是”看来可以让华国锋给自己留充份余地，可借“圣言”压倒政敌，但包括华自己在内，人人都知道“四人帮”之所以成“四人帮”让人痛恨，就是坚持“凡是”，坚持了十年，华只是把“凡是”拆成两个，一块豆腐变成两块，这帮不了华的忙，既然如此，华对自己政治前途的信心靠什么支撑呢？华可以继续概念上对“凡是”加以分解，并予以暗示的，即为“凡是”毛公开发表的指示和“凡是”尚未发表过的指示。华真正自信可压倒高层内部敌人的法宝，除了公开的“凡是”（对民众而言）还有未公开的“凡是”。华执政起初，与几个决定政策的人对最高机密心照不宣，华正借神助的“凡是”力量，坚持了两年，后来人家否定了“凡是”更不用说了，越说只会越加罪于自己，弄得连唯一的“英明”——带头粉碎“四人帮”都会变成带头反对“凡是”，有苦也说不出，只得一边内心独白“上当”，一边下台。

华国锋对毛生前留下的未公开文件讳莫如深，可见其对华的前景不利，毛至多把华作为突然废邓后的过渡性人选而已。拥有无限想像力并永远乐于出乎世人意料的毛泽东，很可能在遗嘱中对人事安排及中央日后工作的嘱托，即使让“四人帮”也感到过份浪漫或一时难以推行。再说毛撒手人寰，“四人帮”痛失靠山若在举国哀伤期间一味冲锋不止，揽权不息亦决非上策。因此他们多半是与华等人达成过暂时妥协：在中央高层会议上不吵不争，待主席丧事办完之后再遵循毛文件组成新的中央领导班子。毛死后一星期，“四人帮”于一九七六年九月十六日公开发表权威性文章，较为平和地提及“临终嘱咐”，号召在一个暂缺“主席”职位国度里的每个人化悲痛为力量。虽则话中有话：紧跟毛主席现在就是紧跟并相信他们，但仍在妥协范围之内，华等人无法追究其责任，毕竟“临终嘱咐”事出有因，只由于妥协的双方在背后为谋取最高领导权的频繁活动令彼此日夜不安，终于让“四人帮”感到华被军人逐渐拉拢，一心想当皇帝，“四人帮”便根本不在乎这个江青眼里的“蠢乡巴佬”，自信可一如既往代表主席发号司令，在一九七六年十月四日凭借掌控的国家宣传机器向华等人发出“修正主义”的警告后，华等人的

大兵式反应猛然反扣“四人帮”为阶下囚，让这批毛家秀才有理也说不清。张春桥事后在“庭审”期间始终一言不发，实在是作法自毙。这位经伟大领袖二十年的考察而钦定的中共主笔，从制定党章国法到规划全民意识形态，为毛泽东的共产党的最后十年呕心沥血，施展了所有的阴谋诡计，到头来与无数被他整肃的人一样，体会到在中国除了享受权力的自由，只剩下被强权支配。虽然列宁说对敌人也要公正，而当“四人帮”变为敌人，“公正”的唯一尺度就是朝他们往死里打。佛语云：“如果因生如果”，“四人帮”罪有应得，连最后守在毛身边的两个“最高机密”保管者毛远新、张玉凤，也未给“四人帮”以足够的支持。难怪这两个“皇宠”至今仍厚禄有加，只由于中南海真相被严密封锁，外界一直以为毛远新当时被击毙。粉碎“四人帮”没有这两个人的功臣地位，是因为他们被动地无奈交出毛生前留下的未公开文件。但如果他们早一步主动与“四人帮”结成一伙，中国的局面则完全是另一回事了。

在华等人颁发的中共中央文件里，把批评、指摘甚至臭骂江青“四人帮”的话都公布出来，力图对打击“四人帮”，同时维护毛的地位与尊严起一些作用。然而“四人帮”十分明白，主席即使是骂他们，尤其是当着其他人面责备，也是为了保护他们，从而在中央高层达到毛所摆布的平衡。“文革”史实证明，当毛要“运动”，要打破这种平衡，“四人帮”随即冲出去骂街。只要稍加留意毛的下达指示和“四人帮”的处境，从时间顺序上就可看到毛泽东与“四人帮”的真实关系。当毛指示：“文革大革命已经八年了，目前以安定团结为好”，“四人帮”在高层内部遭到毛的斥骂；当毛又指示：“安定团结不是不要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纲，其余都是目”，“四人帮”兴高采烈地大肆批邓，把篡改毛以纲为路线的邓小平从台上推了下去。毛哲学认为“平衡是相对的，斗争是绝对的”，从中人们不难理解到毛的实用政治学，中央人事关系学，明白毛批评、指摘“四人帮”，是相对的保护、指导“四人帮”是绝对的。例如毛泽东《给江青同志的一封信》，这份准遗嘱确实起到了对江青的保护作用，免得她在中共批林彪时涉及到以往夫人外交中的一些政治丑闻。

华等人以为贬损江青“四人帮”最厉害的一招，就是公布毛不与江青同居这一事实。其实，能施这一招已是后话，人都囚禁了，还有什么不可说呢？早先则完全不同。在全国实况转播的毛泽东追悼大会上，江青献的花圈署名为“您的学生和亲密战友小青”，引起无数观众对她权威形像的认同，至于能说她一句别出心裁一类的话，在当时已属很反动了。这署名非同一般的政治声明，她接受并说明两点事实：一、已很久未像普通夫妻那样相处；二、以这种资格继续毛的家业，概无他人。试想华等人站在灵柩前怎么能安稳呢？中共历史上，无人可自称“学生”或“亲密战友”，特别在林彪之后，“亲密战友”意味着接班人。江青已分明告诉人们：不选择名义上的夫人也依然是法定夫人，即使与夫人无关，她的政治地位始终名正言顺，正如她自题诗中道出“江山有青峰”，男人任其要美人不要江山，我宁可选择江山，不做徒有虚名的女人，我就是江山，在人们所知道的毛说江青等人的坏话里，没有一句说他们搞修正主义或走资本主义道路。与毛有过接触的人都知道，毛没有在背后说别人坏话的毛病，他从来是对“亲者严、疏者宽”，越是亲近的人受他的责备越多，而对待疏者只要你不搞修正主义，不走资本主义道路，你得罪他，他宽怀大度，足现皇恩浩荡。反之，毛就是常常提起你的长处，说你有能力，也早晚要废了你。毛泽东那些骂“四人帮”的话是在高层范围内讲的，根据党中央的纪律，凡有会议记录的外界不得而知，其余即便真实无误，也只是少数闻者的事后言传，而凡是毛向全党全国正式公开的指示，绝对没有骂人的粗俗话，其语言一贯经典、规范，正是在这些光明正大的言论引导下，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把毛的目标政敌打得无藏身之地，甚至无葬身之地。也正是在毛活着的时候，无论谁有多大的能耐，有多少仇恨，也没有谁胆敢站出来动一动“四人帮”，也没有谁当着毛的面同“四人帮”斗，这就是毛泽东的伟大。

“四人帮”那种未经党的会议同意，人大批准而被军人拘押的遭遇，按照“文革”的既定宗旨，本可引发一场毛式上山打游击的血腥内战，却被华等人操作成和平过渡。如果“四人帮”能用政变的方式逮捕华、叶、李等人，结果不可避免一场战乱，但如果“四人帮”举着毛主席



遗嘱上台，纵然他们下令军队开枪镇压民众，也不会导致内战。

当披着毛外衣的新一代巨人邓小平带头让中国人民唾弃“文革”，又让他们自己迎来改革开放、强国富民的今日，这才是令毛死不瞑目的。本可一纸定乾坤的毛只能在九泉之下悔恨不已、叫冤不绝。若其根本没留下遗嘱，仍不失为史学研究的一项重大课题。毛泽东为什么背离他的性格逻辑和惯有做法，没把好话认真说完，宁可天下大乱，至死不肯留一份领袖遗嘱？毛早在“文革”鼎盛时期给夫人的信中就担心他死后右派可能要造反，而在“文革”陷入四面楚歌的危机时反倒不担心也不留下“反复辟”遗言，又怎么让忠于他的人去理解他的“悼辞”所强调的他“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战斗到生命的最后一息”呢？

如果一定要今日公开这份遗嘱，才证明它确实存在，想必毛的其他遗产也保不住了。今天每个人都会判断出，当时按毛的遗嘱办，仍是中国的灾难。

~~~~~

## 【研究动态】

### 回首十年说批毛

• 金 钟 •

开放杂志在毛泽东出生一百周年时，曾有大型专题批毛，转眼间十年过去。毛的行情如何？表层上毛像仍然高挂天安门，中共当局仍然恪守邓小平的许诺：“我们不做赫鲁晓夫”。但实际状况，仍然值得仔细分析。

十一月十五日，凤凰卫视播“鲁豫有约”，专访陶斯亮。并不多看电视的我，看完了这个节目。因为陶斯亮是陶铸之女，而陶铸是文革中被打倒的第三号大人物，排前的刘与邓，资料很多，陶铸则少人提及，斯亮是独女，有文才，名满全国的《一封终于发出的信》，记忆犹新，她也是六旬出头的人了，现任中国市长协会副会长。一九八九年，我们还发过一幅她与一班自由派知识分子欢送刘宾雁出国的照片，自然非常想听听她今天会说些甚么。她怎样评毛？

#### ◇ 陶斯亮相凤凰谈文革

很福态而随和的陶铸之女，谈到一些小时如何被父亲疼爱的细节，如要她头发不要太呆板，要乱一点；不准她光脚丫到处跑，长大了不好看……她说，父亲是一个诗人气质很浓并不适宜做政治家的人。谈到父亲为甚么会被打倒， she说是江青看他属林彪四野山头的人，才调他到中央的，但他对中央文革小组有反感，有一次竟和江青当面顶撞，江青要他支持造反派，他却认为那些人有问题，不值得信赖，江青火了，骂他是国民党，陶铸反唇相讥：我是国民党，那毛主席也是国民党！因为在黄埔军校国共合作时期，陶铸曾集体加入过国民党，毛则当过国民党的宣传部长。这一驳嘴，竟弄得江青当场大哭。到十一月底，江青一次讲话后，“打倒最大保皇派陶铸”的标语就上了街。

陶铸与毛的关系如何？陶斯亮引用了胡耀邦后来的一句话说：“毛并不喜欢陶铸这号人。”关于后来的平反，访问只轻轻带过，而陶铸的死，更没有一句话。中共党史上的记载是，陶铸受到林江反党集团的“残酷迫害，一九六九年十一月三十日于安徽合肥含冤逝世。”可以推测，陶铸下台后的遭遇（他和刘少奇同年同月去世），是访谈必问的部份，陶女也未必守口如瓶。但是，我们甚么也看不到，比之她写的那封信，不知退步了多远。凤凰卫视尚且如此，内地媒体便可想而知了。

今年三月广州“二十世纪环球报导”访问李锐，因有批毛批邓的言论，便遭到惩罚。李锐在访问中揭露一段颇有份量的史实，他说毛在延安中共七大上说过，掌握政权以后，我们的斗争对象就是民主人士了。令他印象深刻。

#### ◇ 周海婴语惊天下：毛不会放过鲁迅

这就是今日中共在媒体上控制评毛的情形。正式成篇的关于毛的文字都是正面的，肯定的。只有极个别的例外，如周海婴的回忆录《鲁迅与我七十年》。海婴非常留意敏感问题地写完全书后，经过“再三疑虑”，加了一个尾巴，“再说几句”，于是我们看到一个惊人的事实，在五七年反右运动期间老教授罗稷南当面请问毛，鲁迅若在世，他会怎样？毛沉思片刻答道：“以我估计，要么是关在牢里还是要写，要么他识大体不做声。”被毛捧成“最伟大的民族英雄”、“新中国的圣人”的鲁迅，在反右时可能会有如斯命运，这说明甚么呢？这不啻是证实了前述李锐的揭露。后来，当年在场的赵丹夫人黄宗英也证实了毛确实说了那样的话。虽然厚道的海婴说，毛这番话“不致于对两位伟人产生甚么影响”，但无疑，这事实足以驳倒一部歌功颂德的电影。

#### ◇ 学者丁抒论证毛发动文革由来

在大陆长期处于保毛的低气压状态下，海外的批毛进展似乎也不大乐观，但还是有一批有心人，坚韧不拔地在探索，在求证，他们的成果，有如晨星在黎明前的天空闪亮。我想，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美国明尼苏达学者丁抒先生一九九五年出版的《人祸》修订本，这是一部研究“大跃进与大饥荒”的专著。作者收集了大量中国大陆的各种出版物，包括统计资料、回忆录、地方志、历史著作、官方文件、报刊评述等，作出了超越西方学者的许多论断：

一、推论一九五九至一九六二年大饥荒死于饥馑的人数下限为三千五百万人，可能的数字是接近四千万人。

二、论证大饥荒的重要原因之一是大量出口高征购得来的粮食，揭露“周恩来极其错误地”反对外贸部主张售黄金买粮食救灾，反而出口六百万吨粮食买进几十万两黄金，否则可使数十万饥民免于死亡。

三、论证苏联逼债造成中国经济困难之说全无根据。不仅当时还债之数与中国乱花损失之数不成比例，而且，苏联还借给中国二十万吨粮食解决东北的燃眉之急，使东北死人较少。中共对此却不予公开。毛拒绝与苏联组联合舰队后，苏仍向中共送来轰炸机、导弹与潜艇，协助中国仿制，直到大跃进失败后，才中止协助中方造原子弹，因担心中共乱来。

四、查实毛对大跃进恶果完全知情，五八年秋，毛就知道广西饿死人，撤了陈漫远，还说如果死五千万人，我也要撤职，杀头都可能。但是当饿殍千里时，他又说“错误就那么一点，有甚么了不得！”又公然说：“甚么时候我都不下罪己诏。”在国家极端困难时，纵容下面为他盖极其豪华铺张的行宫，劳民伤财。

五、揭示毛指挥的“大跃进”，在党内激起严重的不满，高干骂得很凶，要他下台的话都有，刘少奇主张把这惨史写成书，编成戏，还要立碑，让后人永志不忘。只有林彪对毛表忠，周恩来则为毛解套。文革的阵容与图谋，其实在总结大跃进的七千人大会上已然成型。

丁抒的贡献，给文革研究作了极为扎实的铺陈，而大跃进失败正是毛走向垂死挣扎给中国带来浩劫的开始。

## ◇ 认识毛的红颜知己陈露文

这十年中一个重大事件是毛私人医生李志绥回忆录的出版与畅销，其对批毛的影响极为深远，大陆读者至今尚在追捧。中共当局人手一本却又组织批判反击。作为李医生在香港唯一的联络人，我为他的去世出版了《反叛的御医》。揭开毛皇帝般淫乱生活一角，是李医生的功劳，在笑贫不笑娼的今日大陆，官僚们也许没有人再怀疑毛的风流了。不过，我仍要说说在香港流传甚广的毛的红颜知己的故事。

上期本刊“咖啡座”提到的陈露文小姐，便是女主角。她和张玉凤、孟锦云这些毛身边的女性都很熟。她是毛身边女孩子中唯一的高干子女，许家屯曾是她父亲新四军中的部下，因此她初来港时，可以随便去新华社许社长办公室聊天。她见到李志绥回忆录走红，说“关起门之后的事他不知道，要我来写。”

由李翰祥导演最早的介绍，后来我认识了这位年届五十、风韵犹存的单身母亲，听她说过一些很有趣的事，也曾把她介绍给西方记者认识。每次见面，她的谈兴都很浓。她在九七回归前离开了香港，她说，回归后待在香港不安全。记得最后一次我和太太见她是在铜锣湾一家江浙饭馆。那天我们竟弄得不欢而散，她突然抱怨我，没有为她写一个字。我反复解释，你这样私人的事，没有交待我写，我当然不能随便报导，这是记者的行规。她很不高兴。

七、八年过去了，今天我写下这几行字，算是对她曾无比崇拜、为他贡献了全部青春的那位混世大帝的百十大寿的一次应酬。每每想起陈露文这位不幸女人的奇特经历，我便会浮起轻蔑的笑容，因为一九九五年八月海外左报发过两封谴责李志绥的公开信，说李捏造事实败坏伟大毛主席的声誉，有一百多名见过毛和忠于毛的人物签名。

□ 原载《开放》2003年2月号

### 【人物追踪】

#### 纪登奎与我的一次谈话

• 王灵书 •

一个极偶然的的机会，我拜访了纪登奎。

他依旧戴着眼镜。只是头发比过去更白、更少。下身穿一条很肥的裤子，上身套一件棉背心。他热情地招呼我这陌生客人坐下，又请人端来一碟切好的广柑放在我面前。

## ◇ 我是一位悲剧人物。

“我到您这里没什么事，主要是想看看您。”

“谢谢，谢谢。”

“您还是我们的老政委呢。”

“你当过兵，是北京军区的？”我点点头，接着说：

“过去的事情就让它过去吧，我们党犯了错误。您的过去也应该用一切以时间、条件、地点为转移的观点来观察、评估。”

听了我的话，纪登奎站了起来，两只手抱在胸前，走到我面前说：“小伙子，你来看我，我很高兴。但我不需要安慰。我不能原谅自己，完全不能。有人说，在那样的历史条件下，那样做可以原谅。在你们看来，这话也许是对的。但我必须对自己提出这样的问题：为什么在同样的条件下，有些人就没有像我这样做呢？这个问题又该怎么解释呀？”

他接着说：“当时在我面前有两条路，一条是跟毛泽东走，另一条是不听他的。只有这两条路，没有第三条道路可走。我选择了第一条，因为我大相信他了。跟他走难道还会有错？我从来也不敢这样想，也就是说，太迷信了。但有人就不这样。”

“谁呢？”我问，

“陈云、邓小平。”

“邓小平不听他的？”

“有时候不听，因此他才有几起几落啊！”

纪登奎回到了原来的沙发上坐下，接着说：“所以，我是中国共产党领导核心里和中国历史上的一位悲剧人物。历史就是这样做出结论的。历史是最无情的，对任何人都是公正的。”

“我非常敬佩您的气度和磊落。”我脱口而出，“您要不要把这些写出来留给后人？”

“我会留下的，留给后人为的是告诉他们：不要像我这样做。”

◇ 现在的职业

我特别想知道他现在做什么工作。

他的办公桌上放着一大摞文件，这说明他的主要工作肯定不是抱孙子。“纪老（我觉得这个称呼合适），您现在干什么工作？”“我现在是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的研究员。”他爽快地回答。

“在杜润生那里？”

“对，我在杜润生手下干了。”他幽默地说。

“近年来，我走遍了除西藏外的所有省、市、自治区，富的地方去，穷的地方也看，一个地区一个地区地搞调查研究。收获真不小。”

他边说边站起来走到办公桌前，从大信封袋里抽出了一份科研材料，指给我看：“这是一个科学工作者送来的，让我提意见。”我看见了写的意见，有整整一页，后边署名：“老纪”。“这也是我工作的一个组成部份。”他补充说。

“除此之外，还看参考资料，每天必看。毛主席当年主要也看这个东西。通过这个窗口，了解世界大事。我还看人民日报、经济日报、北京日报、文汇报等。”

接着，他主动向我谈起了国际形势。

“戈尔巴乔夫是个改革家。他现在重新评价苏联党的历史人物。对布哈林、托洛茨基，肯定了应该肯定的东西。戈尔巴乔夫还为赫鲁晓夫翻案，说他是改革家，喜欢搞建设。我看这也有道理。”

他又接着说到了阿富汗和越南。

“看来，苏联这回要解决阿富汗问题了而越南领导人也开始批评前越共领导人黎笋，说他

不抓经济，也没有必要同中国这个多年的友好邻邦搞得这么紧张……”

他知道的真多，仍然是胸怀天下。

#### ◇ 我与毛泽东

“纪老，毛泽东为什么称您为‘老朋友’？”我终于有机会端出了这个最感兴趣的问题。

“说起来话长。”他缓缓地讲起了他与毛泽东交往的经历。

“那是在50年代初，那时我不到30岁，在河南许昌当地委书记，毛泽东主席到河南视察，同我谈过一次话。以后他每到河南，都要把我叫到专列上谈话。

“全国宣传工作会议前夕，毛泽东指定让我在会上发言，还指示让中宣部转发了我们的经验——许昌地区的宣传工作。

“后来，他又让我去搞搞工厂。说搞搞工厂有好处。派我组建洛阳矿山机械厂，让我到苏联去学习。在建厂过程中，他又一次来河南时，问我有什么困难。我说，缺少文化技术知识，村办工业也缺乏经验。他问我知不知道列宁在十月革命后关于党如何进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一段很有名的论述。我说了。他又问我记不记得他在七届二中全会报告中的一段话，我把关于我们要向一切内行的人们学习经济工作的话复述了一遍。他高兴地点点头。然后指示我要在一段时间内，集中学点文化知识，同时还说，回京后，建议中宣部发这样一个通知，让全党干部都补习文化。

“毛泽东回北京不久，这个通知就发下来了。我则从工厂请了大学生给我上课，学初、高中的课程，还有机械制图以及管理工厂的有关技术知识。那段时间，我可学了不少东西，对日后工作帮助很大。可惜后来大跃进开始，中断了，要不，大学课程里的微积分都要学的。

“再后来，我被调到了河南省委工作，这也是他老人家亲自安排的。‘文革’开始不久，我被造反派关了起来，完全没有自由，经常挨批斗。1967年毛泽东主席路过河南，跟当时省军区的负责人提出，要见我，说‘我那个老朋友哪里去了’。他们没敢说我被关着还没有人身自由呢。省军区领导人匆匆赶来告诉我，说：‘毛主席要找你谈话’。我连忙收拾了一下，第二天即被带去见毛泽东。

“他一见面就说：‘纪登奎，老朋友了。’问我挨了多少次斗，坐喷气式什么滋味？我说，挨斗不少，有几百次，坐喷气式没有什么了不起，就跟割麦子差不多，还可以锻炼身体呢。”毛主席听了，哈哈大笑，他老人家还亲自学坐喷气式的样子，低头、弯腰、并把两手朝后高高举起，逗得大家哄堂大笑。毛主席走后，我被解放了。‘老朋友’的说法也慢慢传开去。

“后来，他老人家每巡视一地，常常给有关负责同志讲我如何挨斗、坐喷气式，说跟割麦子差不多，说我能正确对待群众运动。这样一宣传，我的作用就不那么好了。老干部们在‘文革’中吃了不少苦、都有怨气，都让向我学习，我们吃苦更多了。

“以后，我被调到中央工作。包括九大选我当中委、九届一中全会选我当政治局候补委员，这都是毛泽东亲自提议的。所以，他老人家犯错误，我也跟着犯。”

#### ◇ “九·一三”事件中的毛泽东

“关于‘九·一三’事件，国内出的书刊也报导过不少。有一套书《历史在这里沉思》，里面叙述的‘九·一三’事件基本上是真实的。我看过。”纪登奎说。

“林彪的飞机真的不是被打下来的吗？”我向这位权威人士提出了国外迄今仍在喋喋不休争论的重大问题。

“不是，这我知道。当林彪的飞机出境后，周恩来总理请示毛泽东：怎么办，打不打，还在射程之内。毛泽东说，不要打。天要下雨，娘要改嫁，由他去吧。打下来，怎么向全国人民

交待？就这样，眼看着飞机出去了。毛泽东当时就坐在沙发上，头向后躺在靠背上。”他边说边在沙发上比划了一下。

“他老人家闭着眼睛说，有什么消息，速报告我。意思是等苏联方面发表什么声明。毛泽东处理这些问题是得心应手的，他随时都会作出最权威、最有力、最准确的问答。”

“谁知，后来我们接到的是我国驻蒙古人使馆的报告。说我国有架军用飞机侵犯了蒙古的凌空。在温都尔汗坠毁，蒙向我提出强烈抗议。”

“我们即通知驻蒙大使馆，不要否认，到现场看看。大使到现场后，将失事飞机的机号、失事现场情况报告中央。后来，又将尸体的照片也送来了。这时可以断定，这就是林彪乘坐的那架216号三叉戟外逃飞机。毛泽东当时高兴地说：这是最理想的结果了。”

“那么，飞机到底是怎么掉下来的呢？”

“分析过多种可能，但都是‘可能’，准确的原因谁也说不清了。”

他接着又给我讲起了九·一三事件的另外一些情况。

“那架直升飞机，倒是毛泽东亲自命令拦截下来的。那上面有林彪反党集团的全部罪证。‘五七一’工程纪要、大小舰队名单。这对后来处理林彪反党集团提供了极大方便。

这些罪证拿来后，送给毛泽东看。他指着舰队名单等材料问：究竟哪个是（其骨干名单）？经过研究，才确定‘舰队名单’是他们的骨干分子。经毛泽东亲自决定，将‘舰队名单’上的93个人全部抓起来。这个任务是我接受的。没几天，93个人全部抓到。”

#### ◇ 毛泽东的功劳和错误

谈到对毛泽东同志的总体评价，他说：

“毛泽东是中国历史上一位非常伟大的人物。他的主要功劳是领导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推翻了三座大山，创建了一个真正独立统一的新中国。

“毛泽东博学多才，魄力过人，没有几个人能比得上。从遵义会议到1957年反右前，这20多年是他老人家的辉煌时期。在这段时间内，他带领我们，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胜利。”

“在维护祖国的独立和统一问题上，他是不含糊的。50年代末，赫鲁晓夫来中国，提出同我们共同搞长波电台、联合舰队。毛泽东一听就火了，拍了桌子，对赫鲁晓夫说：‘你把整个中国都拿去算了’跟赫鲁晓夫翻了脸。后来，才有苏联撤走专家以及中苏大论战。”

“毛泽东不搞对外开放，是不是同他没有到国际上别处走走有关呢？”我又问。

“这当然。他是一把手，要是能出去多访问一些国家，长长见识就好了。”

我又接着说：“毛主席只去过苏联。要是能到欧洲、北美那一些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去看看就好了。当时，别的国家去不了。到法国去还是可以的。1964年中法就建交了，毛泽东同当时法国总统戴高乐关系不错。世界变了，资本主义国家战后经济突飞猛进地发展。而我们还关起门来，总觉得中国是天下第一。”

他也说：“是这样的，那时，我们在坚持自力更生的基础上搞点对外开放就好了。

“毛泽东在国内问题上的错误是一个又一个地搞政治运动，特别是发动‘文化大革命’。历次政治运动，伤害了不少人。毛泽东文章写得不错。话也说得很好，但他自己往往出尔反尔，违背自己的思想，到了晚年，更是几乎谁也不相信了。我们见他也不那么容易。让毛远新当联络员。另外，见他时，说话也不随便，只怕哪句话错了，跟五十年代见他不一样了。党内政治生活不正常。这是党的悲剧，也是毛泽东个人的悲剧。”

#### ◇ “九评”和毛泽东晚年状况

话题又转到“九评”上。纪登奎说：“毛泽东多才多艺，‘九评’是毛泽东同志逐字逐句修改过的，他老人家生前对‘九评’是十分满意的。

“很可惜，‘九评’文字虽好，但经不住历史考验。现在看这九篇文章，大部份观点都不大站得住脚。比如南斯拉夫就是社会主义国家。

“毛泽东同志逝世前，身体已不行了。脑子也有点糊涂了。”

“逝世前4个月不是还接见外宾吗？”我问。

“这个情况我们知道。他接见的外宾都是友好国家的，人家回去也不说。外宾到来前，先把技术最好的摄影师找来，做好摄影的一切准备。外宾到了后，由人家把他老人家搀扶起来，托着他的手和外宾握一下，摄影师把这一瞬间拍下来。实际上已谈不了什么话了。”

#### ◇ 晚年打算

“您晚年准备干点什么？”我问纪登奎。

“我想到大学里教书。比如说讲点政治经济学，我可以结合实际，阐明基本理论。在理论联系实际方面，我有点发言权。趁这几年能跑动时，我还题出去走走。”

“您今年多大岁数了？”

“你看呢？”

“60多岁吧。”

“65岁。”

“我看您身体不错，还可以做许多事。”

他点点头表示同意我的说法。晚10点多，我起身告辞，他一直送我到门口。

#### □ 原载《了望》

~~~~~

#### 【读史札记】

《听父亲纪登奎谈往事》谈出了几分历史真相？

• 丁凯文 •

如今国内书市上出了不少关于领袖人物的书籍或文章，其中不乏儿子话老子，女儿赞老爹，侄女夸伯父，孙子谈爷爷等。随手翻了几本，大都了无新意。除了那些为早已过世的老革命们脸上贴金，隐恶扬善外，似乎这些人打心底里就纯朴善良，爱民如子，亦从无恶行，更说不上

那些大搞政治迫害以及祸国殃民的劣迹了。最近笔者又看到了前政治局委员纪登奎的儿子对其父的回忆《上台下台，任职辞职——听父亲纪登奎谈往事》（见本刊 z k 0 3 0 7 b ——编者），大谈其老爷子的往事，忍不住再动笔评论他一回。

## （一）

纪登奎原本为河南省省委一普通干部，因能“正确对待”文革，故被伟大领袖“慧眼识才”，一手提拔到中央工作岗位工作，特别是九届二中全会后更被任命为北京军区政委。纪登奎自己承认这“完全是政治性的”。为何纪登奎有此殊荣一举高升为北京军区的政委呢？

自 1 9 7 0 年 8 月的中共九届二中全会后，毛泽东对林彪的表现日益不满，开始着手不动声色地搞起了“清君侧”活动。在当年 1 2 月的“华北会议”上，毛藉口北京军区批判陈伯达不力，一举改组了军区领导，换上了毛信得过的李德生出任北京军区司令，而由纪登奎出任北京军区政委。毛更是亲自召集中央军委办事组发号施令“你们这个军委办事组，象粘土一样，板结了，不透气了，需要掺砂子。掺了一个李德生，看来还不够。我给你们再派一个文官，我的老朋友，纪登奎。怎么样啊，你们欢迎不欢迎啊。”

在打倒刘邓修正主义路线以及中共九大毛林蜜月期时，毛对军委办事组赞誉有加，为何此时却来了 1 8 0 度的大转弯，批评军委办事组“板结了，不透气了”呢？在打倒刘少奇的战役中，毛泽东完全抛开了原中央军委办事机构，将原来的老帅们打入冷宫，授意林彪另组军委办事机构，事事听从毛林二人指挥。而现在毛竟然对自己亲手树立起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也不放心了，那么唯一的办法就是对这个班子再实行分化瓦解，拉出来打进去，由自己信得过的人从中予以监督。毛对北京军区的改组实际就是其倒林的前奏。纪登奎自己也说“主席是怕黄、吴、李、邱他们搞鬼，叫我去那里，就是看着他们。”由此可见，毛泽东在倒林一事上的老谋深算、阴狠老辣，岂是常人所能及的。

那么纪登奎这个“监军”到底发现了什么林彪集团的不轨行为吗？纪登奎自己一件像样的材料也举不出来，反而自鸣得意地说“有时候我提点意见，仅仅是文件上的文字修改的事，也把他们搞得精神很紧张。”这段话的弦外之音就是黄吴李邱的军委办事组一门心思搞阴谋，所以别人提一点意见就神经兮兮，生怕被别人揭穿了自己的阴谋活动。这实在是一种诛心之论。纪登奎想以事后中共将林彪集团打成反党反革命集团来证明纪前面的活动有根有据。其实纪登奎这个军事上的门外汉根本对军事战略毫无主见，更谈不上指挥作战了，他不过是毛泽东安插在军委办事组的“眼线”和“包打听”而已，但由于身份特殊，常常会让人以为其手握了毛的“尚方宝剑”，故大家对他所提的“意见”不得不格外重视罢了。

## （二）

纪登奎这个北京军区政委走马上任后，对整个军事战略态势一窍不通，但却深信毛泽东的“苏修亡我之心不死”的荒谬判断。纪登奎自己坦承“军事上的事，我确实不懂”。于是乎纪登奎出面把军中老人——粟裕大将请出来，由其出谋划策。粟裕果然不辞劳苦，带了几个军事参谋跑到中苏中蒙边境防区漫山遍野地转了几个月，搞出了一份防御作战方案，经军科院等所谓专家看过后予以肯定，李德生、纪登奎们才放下心来。

如果仅仅是读了这段文字，一定会给人某种误解，即林彪作为军委第一副主席、国防部长对苏联有可能对中国发动的突然袭击毫无防范，乃至李德生、纪登奎等人接手北京军区后还要亲自出面恭请劳驾粟裕将军亲临第一线搞调研，以完成防御战备计划。



其实只要看看原林办秘书张云生的回忆，即知林彪对中苏之间可能爆发的战争有极为周到细致的了解和部署。对于中苏中蒙边境的防务，林彪早就有了一整套应对措施和方案。1969年10月前后，林彪召集军委办事组开会，完整详细地发表了自己对局势的看法，并作了相应的部署。林彪经请示毛泽东批准，亲自主持召开了针对苏联可能进犯的“三北”地区（东北、华东和西北）作战会议。为了加强首都北京的防御，林彪提议将驻守在江苏无锡一带的第27军主力急调张家口地区，与早在那里驻守的第65军组成一道阻挡苏军可能入侵的“铜墙铁壁”。特别是根据毛泽东的打大仗应付突然袭击的设想和当时的局势，林彪向全军发布了紧急战备指示，即后来所称的“林彪一号令”。此外，林彪还特地飞到华北前线—张家口一带亲自视察解放军的战备防御情况。在飞往张家口的途中，林彪还特别听取了北京军区司令郑维山的详细介绍。

早在中苏关系恶化之后，中国在毛泽东的“备战备荒”指示下，将许多重要的军事设施迁往四川山沟，即所谓的“大三线”。全面设想了如果中苏开战，甚至打了核战争，中国不仅仍能抵御苏联的进攻，还可以保证自己的军事工业不被彻底摧毁。张家口一带的山区早已修筑成永久的防御体系。郑维山更是信心满满地向林彪保证，北京军区完全有能力抗击苏联对中国的突然袭击。

纪登奎在对儿子的谈话中竟然说“中央和军委无论讨论战备、训练、科研、军工，还是讨论军队的政治工作都没有这位副统帅的指示，听不到他的任何意见。”这实在是对军队系统工作的误解和无知。

### （三）

纪登奎在与儿子的谈话中还提到了一些现象，值得我们注意。纪登奎说“当地方干部的时候，对中央的事情了解得很少。这位林副统帅，在我们眼里，和你们差不多，也是象神一样。到中央工作后，先是解决各省、各部、大型企业的文革两派问题，党政方面也管过不少事；在政治局会议上，参加讨论工业、农业、财贸、整党、外交等各种问题，一个国家，头绪很多的。过了一段时间，我发现：中央无论讨论什么问题，都听不到这位副统帅的意见。毛主席的意见很多，各方面的问题，都能听到他的指示。可是这位副统帅，中央讨论工业，没有他的意见，讨论农业，没有他的意见，讨论财贸，还是没有他的意见，讨论政治问题，比如整党，也没有他的意见……。我很奇怪：这位副统帅，究竟在考虑什么问题呢？怎么中央无论讨论什么问题，都听不到他的意见呢？中央的文件上，林彪的批示也总是‘完全同意主席意见’几个字。”这段话很有意思。也就是说林彪对文革中的大小事项几乎从不积极表态。为何会有这种现象呢？

笔者认为无非有两方面的因素。一是林彪身体确实不太好，常常“称病不朝”，除非那些非要参加的活动外，林彪基本上不参与任何会议，大都由叶群与会再向林彪传达。另一个因素则是林彪对于毛泽东发动的文革并非从心底里赞同，远非江青等人那样积极投入，与此同时，林彪也深知宫廷斗争的险恶，有刘少奇的前车之鉴，林彪更是小心谨慎，一切均以毛泽东马首是瞻，“主席同意我同意”，“主席画圈我画圈”。这就是林彪在文革中的心态。即使将来有任何“秋后算账”的事也有毛泽东在前面顶着。难怪纪登奎也奇怪“这位副统帅，究竟在干什么呢？”

纪登奎在与儿子的谈话中还提及一事，即其向林彪汇报军队工作时说“军队现在冗员太多，一个司令，七八个副司令，一个政委，七八个副政委，军、师、团、营，一直到基层，也都是一个正职，好多个副职……。”纪登奎请示林彪说“林总，您是打过仗的人，军队现在这个样子，真的有了战争，还能打仗吗？”林彪听了后说“就是啊，那怎么办呢？”纪登奎最后对儿子说“情况给他谈了，可他也不说个办法。就这么一句，没有下文了。”这段话的意思是说林彪对军队的状况束手无策。纪登奎的结论是“林彪也不是不会搞，他是不愿意搞。”然而纪登奎一谈起邓小平时则说“小平的风格，和林彪完全不同。1975年，小平抓军队整顿，对存在问题，

讲了五个字：‘肿、散、骄、奢、惰’。解决办法，部队各级军政首长，一个正职，一两个副职，剩下的统统清理，成立顾问组，都塞到那里头。大刀阔斧，雷厉风行，割疮带肉，快刀斩乱麻，问题就解决了。” 其实，1971年夏的林彪和1975年的邓小平完全处于两个不同的时期，根本无可比拟。

1971年夏正是“913事件”前两三个月，当时的林彪对毛泽东抓住庐山会议事件不放一事心情不快，甩手不理政事。更何况毛泽东藉口所谓北京军区批陈伯达不力改组了北京军区领导，换上了毛信得过的李德生、谢富治和纪登奎，这实乃毛泽东防备林彪预先埋下的伏笔。军队本来就是毛泽东的禁脔，容不得别人插手，此时的林彪更懂得避嫌，如何会授人以柄搞什么军队的整顿，弄得不好就会被扣上大帽子“有野心”，“搞独立王国”。这并非是林彪没有主见，而是在文革这种险恶多变的政治环境下的自我保护。1971年夏林彪下台几乎已成定论，也根本不可能对军队再做任何调动调整。

而1975年时的情景已发生巨大变化。毛泽东经历了林彪事件的打击，再也无复当年的神勇，再加上晚年病魔缠身，来日无多，更要思考身后的权力交接。邓小平刚刚复出时颇得毛的信任，手持“尚方宝剑”，主持八大军区司令员的对调，而其对军队的整顿更是有毛的全力支持，邓小平当时不过是代毛行使了权力，完成了这一举措。如果没有毛泽东的授意和背后撑腰，邓小平个人怎能在全军上下采取如此重大的行为。所以，纪登奎将1971年夏的林彪与1975年的邓小平作类比并不合适，他只是看到了表面现象而忽视了其内在的必然关系。

#### （四）

纪登奎在与儿子谈话中提及他和李先念曾代表毛泽东找李德生谈话，要求李辞去中共中央副主席一职，并由陈锡联出任北京军区司令。这是一件挺有意思的事情。按理说，李德生在北京军区司令任上并无过错，在毛泽东打击林彪势力的过程中还立下了汗马功劳，李本人在中共十大上更上一层楼当了党的副主席。为何毛会让李德生不明不白地下台呢？当时，纪登奎只是代毛向李传达了“上意和圣旨”，纪直言“要你辞职，这是毛主席的意见。”至于毛让李辞职的原因，纪登奎也说不出个所以然来，李更是糊里糊涂地就丢了副主席的职位。

其实联系到毛泽东在去世前的所做所为，即可明晰毛泽东当时对政局的深谋远虑。1976年初中共中央发布了一号文件，其中主要内容为任命华国锋为国务院代总理。而另一项内容常常为人们所忽略，即中央军委副主席叶剑英生病期间由陈锡联主持军委日常工作。这里可以看出毛为了以陈代李要事先让李下台，再通过八大军区司令的对调，由陈主掌北京军区，然后再由陈接替叶剑英的军委日常工作。这里是一环扣一环，步骤十分清晰明确。

这时的叶剑英有何大病以至于要党主席、军委主席下如此的“旨意”呢？当时的叶剑英身体根本就无大病，毛泽东是存心要剥夺叶的军权。以往的中共宣传品中大都称颂毛叶二人之间的革命友情，特别是经常提及叶在长征途中将张国焘所谓“武力解决中央”的电报拿来说事，从而塑造了毛叶革命情谊的神话。可是毛并未忘记叶并非如张春桥般的死心塌地的文革派的人，更何况叶还有“大闹怀仁堂”的“二月逆流”的老底，叶与周恩来才是一个系统的人，毛怎么会安心自己百年之后由叶这样的人掌管军权呢？然而，此时的毛在军中已无铁杆亲信了，彭德怀和林彪早已被毛自己剪除，剩下的人在文革中大都受到冲击，他们与文革派积怨甚深，怎么可能与江青、张春桥等人站在一起？而李德生在军中的资历太浅，当年军内排座次只得个少将，即使挂个中央副主席的头衔也没什么人会买他的账。所以毛泽东思前想后，只能安排张春桥出任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由陈锡联这个上将来监军，彻底排除叶剑英等文革派不放心的人物，借以维系毛身后的政局。毛泽东的如意算盘是，由江青当太上皇，华国锋这个“老实人”在前台作傀儡，内有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汪东兴掌大内，外有陈锡联、纪登奎、吴德等人作

护持，以保文革成果不致败亡。可惜，人算不如天算，毛一手扶植的这个体系内部就尔虞我诈，华国锋上台才几天就宣布继承了所谓“毛主席遗志”一举擒获“四人帮”，给了毛一记响亮的耳光。可见，毛的倒行逆施是长久不了的。实际上，毛苦心经营的死后班子最后无一不下台了事，华国锋、汪东兴、陈锡联、纪登奎、吴德等人不得不于1979年后相继退出历史舞台，总算他们的命运比“四人帮”还强了点，未进老共自己的秦城监狱，多少给老毛保了一点面子。

## （五）

在大陆这波儿子谈老子，女儿夸老爹的热潮中，这些老革命的后人们从不涉及老革命们曾经有过的劣迹。纪登奎的儿子也不例外，似乎他们一向光明磊落，洁身自好，文革中只是追随老毛犯了错误，更不用提及他们制造的各种冤案了。其实，在林彪事件上，纪登奎就是这起冤案的主要制造者之一。

纪登奎是林彪专案的主要负责人，在关押、审查林办的秘书、内勤和警卫时，由于专案组苦于找不出林彪有图谋不轨，阴谋政变的证据，纪登奎亲自出面威胁利诱林彪的警卫秘书李文普作伪证，李则在巨大压力下，以三项条件为交换，供出林彪是自己主动出逃苏联，也就是李文普指证林彪在去北戴河机场的路上曾问“到伊尔库茨克有多远，要多长时间？”。中共则以此孤证坐实了林彪叛国的罪证。

纪登奎还千方百计地强迫吴法宪作伪证。那句所谓叶群说的“不设国家主席，林彪往哪里摆？”就是纪登奎大搞逼供信的“杰作”。仅仅这么一个孤证就坐实了林彪想当国家主席从而实现篡党夺权的野心的罪名。

此外，纪登奎还想方设法地强迫黄永胜的警卫参谋费四金作伪证，企图证明“913事件”前林立果曾与黄永胜见面，阴谋策划政变和另立中央等。但最终被费四金所拒绝。所以这一杀头的罪名终于没有套在黄永胜的头上。

笔者这里所举的例子仅仅是林彪事件中的冰山一角。可以说，纪登奎在林彪一案上不辞辛苦，罗织了大量不实证据和证词，为中共对林彪事件的定性立下了汗马功劳。那么纪登奎对林彪事件有什么像样的反思吗？在与儿子的谈话中，纪登奎仍然不忘继续他那些颠倒黑白、指鹿为马的说辞，依然指责林彪“想搞什么图谋不轨的事情”，大谈一段中国“国情”，也就是党和枪的关系。纪登奎的结论是“掌握军权的人，如果处于政治逆境，在对党对国家人民的政治忠诚方面，他能够为自己表明心迹的唯一方法，就是辞去军职。这是为党为国为人民，也是为人、为友、为自己。”这段话看似有理，但对中共的那些重要军头们适用吗？文革中被打倒，乃至迫害致死的人颇多，随便数来就有罗瑞卿、贺龙、彭德怀以及林彪等，难道他们不想自己辞职下台换来自家性命安全？但这种愿望在毛的时代根本是不可能的，毛泽东非要将这些人打成“反党集团”或“反革命集团”方休。在中共这种体制下，你个人的辞职并不代表你真的退出了历史舞台，你还有一大批亲朋故友和部下，如不将你彻底打倒，也许有朝一日你会东山再起卷土重来，对毛当年的倒行逆施作反攻倒算，所以毛是不会给他们以这种机会的。

纪登奎在与自家儿子的谈天中不可谓不说出真心话，但纪登奎也不可能将那些见不得阳光的东西全部告诉自己的儿子。反过来说，即使纪登奎的儿子多少了解其中一些内情也绝不会自曝其短，披露先人的种种劣迹。所以，我们看到的这些“回忆”也就跳不出歌功颂德，隐恶扬善的圈子，甚至还有不少回忆根本就是随意歪曲事实，篡改历史。因此，我们在阅读这些回忆时有必要善加分析，而不被它们所误导。

□ 原载《枫华园》

~~~~~

## 【千秋功罪】

周恩来一生粉碎了两个神话

• 毕 恭 •

在中共神坛上供奉着两尊最大神像，一尊是毛泽东，另一尊便是周恩来。

如果说毛泽东神话的建立，建国前是凭其革命的雄才大略，统率共产党夺得天下的丰功伟绩，那么建国后，毛泽东维持他“伟大”神话靠的则是谎言加恐怖，秦始皇的焚书坑儒加斯大林的清洗手段。

### ◇ 中共的一尊神像

如果说毛泽东神像靠的是造神运动加专制刺刀，周恩来神像则建基于他的人格魅力。周恩来既不曾有过像毛泽东定于一尊，也从未登上过邓小平一言九鼎的权力顶峰；相反，绵延其政治生涯的是一次次自我抹黑、自我矮化的检讨错误，直到见马克思之际。在毛泽东面前，周恩来只是一个唯唯诺诺，看着主子面色行事，“夹着尾巴”做人的小媳妇。

历史是幽默的。当毛泽东这尊被吹捧至中国五千年历史最高端的神像坠地破碎之际，却是周恩来神像大放异彩、光芒四射之时。

不必等待什么历史细节、历史黑盒的被揭开，便可以毋庸置疑地推断，所谓“新中国”走到十年浩劫，濒临崩溃的边缘，周恩来肩上负有一份不可推卸的责任。当毛泽东登上权力顶峰，定于一尊，就再没有人可以挑战毛泽东的权威了。在毛泽东坚定发动“文革”面前，周恩来只有两种选择：第一，为了国家和人民福祉，充当反对派，像彭德怀那样，被淘汰出局。第二，充当同谋者。历史没有给周恩来开出洁身自好、两全其美的第三条道路。若周恩来选择第一条道路，刘少奇、林彪的下场就是样板，他将会丧失掉他所有的革命名份、自由乃至生命，不得善终。

事实上，从《晚年周恩来》一书中我们读到，周恩来的政治生命其实一直掌握在毛泽东手上，玩弄于毛泽东股掌之间，直到临终又被毛泽东决定着他的自然生命。周恩来不愿意也不可能选择第一条道路。正如他开导耿飏时所说的：“你自己不要出局”。

在国家命运、人民祸福与个人利益之间，周恩来将个人政治生命放在了首位，选择了第二条道路，充当毛泽东祸国殃民的“继续革命”的同谋者与执行官。这一将个人政治利益放在首位，成为浩劫参与者的选择，居然还被某些人称颂为是为了党和国家，为了人民利益，为了顾全大局牺牲个人利益的高尚道行。事实上，周恩来这个名字最具历史意义的，应表现在如下两个方面——

### ◇ 周恩来是毛泽东神话的终结者

毛泽东神话第一次遭遇拷问是“九一三”林彪事件。这位“三忠于”、“四无限”、“最最最”的发明者，恨不得在毛泽东面前跪地叩头叫一声亲爹的林彪，并由伟大的领袖毛泽东亲自钦定的接班人，怎么一夜间成了历史上最大的反毛分子？永远英明的毛泽东这一次如何英明地向全党全国人民作出自圆其说的交代？毛泽东到底是毛泽东，一篇《毛泽东给江青同志的一封信》

便使他反败为胜，扭转乾坤。不论对这封信产生什么怀疑，信中有一句话却是点睛之笔。毛泽东说林彪是“为了打鬼，借助钟馗”。如今，不再有疑义的是，借助钟馗的不是林彪，而是毛泽东自己。林彪事件最终又一次成为领袖英明，洞察一切的佐证。

林彪事件确实给了毛泽东某种打击。然而，在毛泽东一生中，真正给予他最沉重打击的不是林彪事件，而是周恩来。睥睨历史上所有皇侯将相，以“风流人物，还看今朝”的踌躇满志登上现代历史舞台，以“人民大救星”，乃至“世界人民心中的红太阳”自居的毛泽东，忽然在周恩来逝世的历史时刻，第一次惊异地发现，“人民心中”这个被毛视为属于他独享御用的皇家禁园地带竟被一直在他面前俯首称臣、极尽低心下首的周恩来取代了。万人空巷、十里长街为周恩来默默送行的自发民众第一次用沉默向毛泽东的权威发出了无声抗议。毛泽东在人民心中的神像被打碎的时刻，周恩来神像在人民心中升起。毛泽东怎么咽得下这口气？

于是毛泽东做出了他历史上最愚蠢的一件事，对已死去的周恩来进行鞭尸，试图清除周恩来在人民心中的威信，对四五清明悼念周恩来的群众活动予以压制。敢怒不敢言的人们终于看清毛泽东庐山真面目，沉默火山终于爆发，“扬眉剑出鞘”，向毛泽东发出“封建的秦皇时代一去不复返”的吼声。

生前对毛泽东俯首称臣、唯命是从的周恩来成了人民向毛泽东的权威与黑暗暴政抗议示威的一面旗帜。终于让毛在生前有机会看到一次他自以为永远属于他的民心向背。这位一生都在运动群众，又被群众运动捧到“万岁”之巅的人，临终却被群众运动摔倒地上砸个粉碎。这无疑是一生中所遭遇到的最沉重的一次打击。这一打击加速了毛晋见马克思的进程，使历史呈现转机，使中国人民获得提前解放，被毛泽东掌握着政治生命的周恩来却成了毛泽东政治生命与神话的终结者，周恩来之死敲响了毛泽东时代的丧钟。

#### ◇ 周的结局是对“革命”的否定

对于它的参加者要绝对服从的一场“革命”而言，革命最需要的是两种人：一是杨述型，绝对盲从，自觉放弃自己的大脑；二是周恩来型，精明过人但忠心不二，他洞悉所有权力斗争的实质，但不坚持任何原则，见风使舵，潜藏于他心中的唯一原则是对最高掌权领袖的绝对服从。

在万花筒般变幻莫测的权力斗争中，杨述型常常因头脑简单而迷惑不解，对“上面”的意思不能心领神会，因跟不上形势而被淘汰出局。因此“革命”，换句话说掌权者最需要的是周恩来这一类型。周恩来所以能够成为中共史上的不倒翁，必须具备三个条件：

（1）超群绝伦的才干。

（2）对新领袖绝对服从，没有野心。

（3）绝顶聪明，能揣摸主子心思，明察主子面色，见机行事，分寸恰到好处。

无论任何朝代，任何统治者，最需要的就是周恩来式的辅臣。周恩来不会成为任何统治者所否定的人物。所以，毛泽东不会打倒周恩来。周恩来对革命，对革命的最高代表——党的领袖的忠心耿耿，从无一心二心。

#### ◇ 毛泽东从未信任过周恩来

对这样一位忠心耿耿的不二忠臣，毛泽东仍然从未信任过。毛不能没有周恩来的才干，但他对周恩来的威信却避忌防范打压了一辈子。某时某刻毛泽东就要出来敲打周恩来，周恩来则心领神会，识相知趣地来一番自我抹黑，自贬尊严，吹捧毛泽东的检讨表演。周恩来这种不得已的现身说法检讨表演，一方面让毛泽东获得有如刽子手在欣赏被他凌迟砍杀的对象表现出痛苦抽搐时所获得的那种超常的心理快感，尤其是周恩来是唯一当过毛泽东顶头上司而又仍然留在政治舞台上的人物，这种前领导、前顶头上司对自己俯首称臣的超心理快感，除了周恩来没有任何人可以提供。

另一方面由于周恩来在党政军中拥有无人可比的威信，周恩来在党政军高级干部面前这种自我贬低、对毛泽东权威大加吹捧的表演，又起到林彪“天才”造神运动所无法起到的更大的造神效果。如果周恩来有当领袖的野心，如果没有周恩来辅助支持，毛泽东也许与领袖无缘。

然而，毛泽东回报周恩来的是什么？死后毛还不放过他，还要对周来一着令周恩来死不瞑目的“掘墓鞭尸”。周恩来将一生献给了革命，而这场革命给周恩来带来的是什么？他为这个政权鞠躬尽瘁一生，而当他告别这个政权，却带著满肚子压抑与委屈，不能对这个政权说一句他想说的话，甚至不能像瞿秋白那样说一句“多余的话”。周恩来告别革命的时候，是带着怎样的精神苦难、灵魂痛苦？

周恩来的结局是“革命”的最佳注脚，周恩来之死宣告了以更专制独裁、更黑暗之统治为最终结果的所谓“革命”的彻底破产。

□ 原载《动向》杂志2003年9月号

---

本期编辑：	《华夏文摘》执行编辑：	《CND》总编：
华新民（美国）	吕青（加拿大）	熊波（美国）
国际统一刊号 ISSN 1021-8602		

投稿邮箱：hxwz@cnd.org 其它事项请电邮：cnd-cm@cnd.org  
如需有关《CND》和《华夏文摘》各种免费期刊和服务的信息，获取  
中文文件：hxwz-info@cnd.org 英文文件：cnd-info@cnd.org  
《华夏文摘》万维网服务站（WWW）地址：<http://www.cnd.org/>

---